

独秀
Jiashu
女作家
文丛

不能掉头

杨映川
著

CHANGCHU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长春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独秀
Jasun
女作家
文丛

不能掉头

BUNENG DIAOTOU

杨映川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桂林·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能掉头 / 杨映川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8.11

(独秀女作家文丛)

ISBN 978-7-5598-1320-6

I. ①不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40061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: 421008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9.125 字数: 200 千字

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1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马拉松	1
我困了,我醒了	61
不能掉头	109
狩猎季	164
总有一个怀抱	202
失魂台	226

马拉松

许多人历尽一生都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早晨——醒来便醒来了，不需要打着哈欠做早饭，挤着公交上班，背着沉沉的书包上学，或者，蹬双运动鞋气喘吁吁地跑步……反正没有一件事情在等着你，不需要迫切地去做什么。

范宝盛过了四十岁便开始感恩他几乎每天都拥有这样的早晨。他通常凌晨四点就醒了，从从容容在床上回个神，让脑袋完全亮堂再起身。洗漱完他会走到阳台上，这阳台不是敞开的，用透明的铝合金窗封起来了，留着两扇窗敞开透气，视觉上成了一间狭长的小房间。有只木架子，高几层摆放几盆花草，矮处堆着些书和纸张。紧挨架子的是一张低矮的红木案台，案台上有只茶壶。没有

椅子，地上搁着一只香蒲草团。范宝盛拿起洒水壶给植物叶子上浇些水，然后站在窗边，遥望隐藏在夜幕中的景致，盯上一会儿，他能够将它们辨出来，是树，是房，或是一块广告牌。这时，他会收回目光，搓搓手搓搓脸，矮身盘腿坐在蒲团上，从架子上抽出一本薄薄的书摊开在案台上。书打开只是个动作而已，他眼睛并没有盯着书看，微闭双眼开始诵读。“如是我闻”——悠长的声音从他的喉咙发出来。范宝盛很享受诵读的过程，他喜欢听自己的声音，让那些字句一字一句钻进他的心里去。他有时可以读上一个早上或一个晚上，什么也不想。他并不懂什么佛法，甚至也不曾到什么寺庙上过香，但他喜欢这部《金刚经》。他读了近十年才慢慢读出点意思，不确切，也不追究。这是一位居士在范虫儿丢失以后送给他的，他认为这些年他能将对范虫儿的寻找变成等待，有一部分得归功于“如是我闻”，他正是以此获得了启示。

范虫儿是在十二年前丢失的。要回到十二年前，范宝盛闭上眼睛就行了。

儿子长得太像自己，把儿子的照片和他儿时的照片放到一块，大家会说是一个人。儿子出生那天，弱小的身子软软的，被范宝盛抱在怀里，范宝盛眼一热，眼泪猝不及防涌出来，多少年没流过泪了，泪水湿漉漉挂在脸上，他有些不好意思，粗声嘎气地对石水晶说，老子要好好赚钱养我儿子，我儿子不能吃苦，一点儿苦也不让他吃！石水晶躺在床上，看一大一小，心满意足地笑了。

儿子尚在襁褓就特别能吃，不及时喂一定哭得地动山摇。范宝盛以“饭虫”的谐音给儿子取了个小名，大名范壹名。范宝盛说

了,我的儿子不光能吃,其他也要第一名。

那天晚七时左右,各家都在做晚饭或吃晚饭,中山路上的范记馄饨店正是生意的好时辰,店里店外都是吃客。范虫儿拉扯在收银台里算账的石水晶说,妈,我想吃青皮芒果。石水晶顾不上瞧小家伙一眼,急着打发他,扔了五毛钱过去说,吃了赶快回来洗脸洗屁股,让张娟带你上楼睡觉。范虫儿根本没听他妈嘴里唠叨的,手里捏着五毛钱,迈开小腿突突突从后门窜出去了。范虫儿不是第一次自己出门买东西吃,家里从没有担心过。范记馄饨店门前这条街叫中山路,前后两百米各家店铺做的是不同营生,但都是熟得不得了熟人。各家各户又都开有后门,后门这条通巷窄小,不通机动车,多是邻里互相串门用,没具体名称,大家都叫后街。如果不是各家都在后门摆放些杂物,一眼是可以探测到底的。中山路车多人杂,没大人领着,范虫儿是不允许随便出去的,后门则是他的方便之门,例如他经常去柯双的良心杂货店买饼干,去金家烧饼摊买大肉馅饼,去波仔的乖乖宠物店玩小猫小狗,还能自己去美发屋找美姑娘理发。有些人家后门不常开,只要他想进,他会敲人家的后门,让人家开门放他进去。

孩子失踪后,警察多次来到中山路调查取证,经过调查,孩子拿了钱确实从后门出,往五十米开外的李婆姆酸嘢摊去了,除证人李婆姆还有证人补鞋匠方顺开和美姑娘。李婆姆是个孤寡老人,屋子有剩余,租给外来户方顺开夫妻二人。李婆姆长年腌制各种蔬菜和水果,屋里全是坛坛罐罐,经年弥漫着一股咸湿的气味。李婆姆家的前后门一贯敞开,方便左邻右舍上她家买些腌制的小菜。

当时李婆姆在厨房炒菜，炒的是酸菜肉末，搁了浓重的辣椒，范虫儿在她腋窝底下呛了一个喷嚏，她才发现小家伙来了。范虫儿将五毛钱递到她的眼皮底下说，青皮芒果。李婆姆说，这时间还吃零嘴啊？说着话，她拾块布抹抹手，往外走到前门的摊点，拿只塑料碗盛了满满一碗青皮芒果递给范虫儿说，赶紧回家去。她又忙灶上的菜去了。范虫儿胖小手飞快拾了几颗芒果塞进嘴里，小腮帮子鼓起来，享受的口水从口角溢出来。这种青皮芒果尚未成熟但已经带了甜味，切成小块用些盐来腌制，吃起来生甜清脆，异香满口，不只范虫儿爱吃，许多人都爱吃。但这东西有季节性，春夏之交才有。范虫儿将碗里的芒果吃得没那么满、不那么容易被晃出来后，才小心翼翼捧着碗跨出李婆姆家后门。走几步路碰上方顺开，方顺开这会儿没什么生意了，收摊回家，因为身上背负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他一般都从后门进家，看到范虫儿，他故意高声向范虫儿讨要芒果吃，范虫儿在方顺开的引逗下，走到他身边，同意将碗里的芒果分几块。方顺开呵呵笑了说，还挺大方的嘛。他本来想摸摸孩子头，腾不出手，手也脏，嘴里就说，天黑了，慢慢走，别摔了。后来，按他的说法，他看着范虫儿捧着芒果朝范记馄饨店的方向走了，他也进了李婆姆家门。后街没有路灯，采光全靠各家各户透出的灯光。美美发屋的美姑娘说，她当时到屋后上厕所，一墙之外就是后街，她隔窗听得见方顺开和范虫儿的说话声，但没看着人。

虽然人失踪前的活动范围不大，但作案的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，因为范虫儿离家至少有一个小时，石水晶稍微清闲下来才感觉

不妥，问张娟范虫儿回来没有，张娟正在收拾桌子，答说没见着。张娟是石水晶远房外甥女，才 15 岁，平时帮忙照料店里生意，也帮忙照看范虫儿。石水晶嚷起来，死妹仔，你还收拾个屁啊！你弟出门这么久你也不出门寻寻？石水晶赶紧带着张娟出门从街头寻到街尾，再从街尾寻回街头，不知不觉地，唤孩子的声音变成哭喊了。各家各户听那发嘶的声音，纷纷出来问究竟，有的安慰说可能跑别的地方玩去了，有的顺势帮忙找了，一条街上都知道范家孩子暂时是丢了。

石水晶和张娟哭哭啼啼跑回店里，范宝盛在陪客人喝酒，面红耳赤，口若悬河。石水晶说，宝盛，虫儿找不着了。范宝盛话头被生生截住，他一下子也没有仔细研究石水晶的话，更没觉着孩子是真的不见了，他只觉得眼前这女人失了责任，败了兴致，手一扬，给了石水晶一个响亮的耳光，气吞山河地嚷着，孩子找不着，我劈死你！

范宝盛当年 33 岁，气盛，强悍，脾气暴躁。

孩子到底没有找到。范宝盛把所有的错归咎于石水晶，他用拳头、腿脚、棍子、凳子、皮带等方式方法教训女人，女人被打得下不了床，却始终没一句怨语，只说，你打死我吧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！范宝盛以往气不顺的时候收拾石水晶会觉得很解气，可这一次，像给气球打气，他越打气越足。他骂骂咧咧出门，专在后街上来回地窜。各家后门摆放的物什遭殃了，花盆踹碎了，凳子踹飞了，自行车踹翻了，晾衣架子踹歪了。其中有一家是做宠物生意的，在自家后门占道摆了好些笼子、箱子、罐子，从范家到李婆姆家

的视线主要就是给这家堆放的杂物阻断的。范宝盛两条腿踹得不过瘾，顺手还拾了条棍子横扫。宠物店主波仔听到动静冲出后门，看一地狼藉，还没表态，就被跟在范宝盛屁股后头看热闹的邻居用眼神劝导——别跟人家计较，孩子刚丢了。波仔松开皱起的眉头，拾起一把扫把，一边扫一边好脾气地说，这东西堆得实在是太多了，早应该清理清理了，范哥你看哪里碍眼尽管砸！

范宝盛的气势谁都看得出来，孩子再找不出来，他是要跟人拼命的。跟谁呢？不知道，要他把那人找出来，准像他平时剁馄饨肉馅一样给剁了。

警方把范宝盛请去协助调查，首先问的自然是他与什么人有什么宿怨。范宝盛回答得干脆利落，我没有仇人。过了几天他又被警方请去，警方列出一张嫌疑人名单与他讨论。警察手指头敲打名单上的名字说，我们前两天问你和什么人涉嫌，你说没有，你要知道，这种事情八成是熟人干的，你要积极配合，不要隐瞒，这对破案不利。范宝盛很无辜地抱着手说，我没有隐瞒，我和谁有仇我还不知道吗？谁不知道我范宝盛有仇必报！警察说，是吗？那请你看看这份名单。范宝盛看完警方开列的名单，嘴上没说，心里嘀咕开了，他奶的，在警察的眼里，真没有一个是好人。

警察打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吧，一个个厘过去，厘清楚为止。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李红霞，这是李婆姆的真名。范宝盛说，李婆姆怎么会是头号嫌疑呢？她很喜欢我们家范虫儿的，虫儿天天到她摊上去找东西吃，有时候还不付钱呢。李婆姆虽然抠门，对孩子大方，每次都给孩子一大堆吃的，再说了，她一

把年纪了，不可能做这种事情！范宝盛一口气说了一大串。警察说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光看表面，没有人脸上写着个坏字。你说说，你前年是不是和李红霞闹过不愉快，还不跟她家进货了，对吧？

警察这么一提醒，范宝盛记起是有这么一回事。范记馄饨店卖过李婆姆的酸嘢，许多客人饭前饭后喜欢点酸食凉菜开胃，范宝盛就跟李婆姆订了些酸萝卜、酸豆角、酸辣椒制成小菜。隔壁马甘白的清真拉面馆也卖李婆姆的酸嘢。石水晶偶然了解到李婆姆给马甘白的价格要便宜一些，例如腌酸萝卜卖给范家是一块五一斤，给马甘白是一块四毛五一斤，酸豆角给范家是三块一斤，给马家是二块九一斤。范宝盛听得这事火冒三丈，李婆姆怎么不一碗水端平呢？要说范记馄饨比马家面店的进货量要大啊！范宝盛是晚上临近十二点听石水晶在枕头边叨叨这事的，他不能让这事过夜发酵变酸，一分钟也不耽误，穿着睡觉的背心裤衩，趿双拖鞋，直接拍李婆姆的门去了。李婆姆被火烧火燎的打门声惊醒，慌慌张张开个半扇门，范宝盛叉腰迈腿挤进屋子，李婆姆，你觉得我范宝盛的钱好赚，还是觉得我范宝盛好欺负，是个蠢货？你多赚我一毛两毛的很爽吧，行，好，我明天就跟大家宣布，我不进你的酸嘢了，你的东西有质量问题，你做生意不讲良心……李婆姆听得尚不明白，说，宝盛，你这大半夜的上来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范宝盛说，少装糊涂，你想糊弄谁也别想糊弄我！说什么都难解范宝盛心头之恨，他深入里屋，把一只只酸坛挨个揭开盖，盖子随手一扔，骨碌碌四下逃窜。李婆姆拉着他的手急得跺脚，宝盛啊，你发浑啊，

这揭盖漏风，我腌的东西都要坏了。范宝盛说，你这财迷心窍的老婆，有本事这些漏风的你都不卖全扔了，我看你舍得……

范宝盛跟警察说，我就揭了李婆姆几个酸坛盖子，不再跟她进货了，这么小的事，她就要绑我儿子？范宝盛非常不以为然。警察说，在这条街上，范记馄饨生意算是很不错的，而李婆姆平时的生意零敲碎打，你算是她的大客户，你不给她生意了，你说她会没有一点想法？你还骂上门去，到处说她的不是，她能不计较？警察这么说反倒让范宝盛觉得惭愧了，他说，当时我是一时脾气上来，管不住自己，李婆姆虽然贪小便宜，但人不坏，我不信她能干出绑小孩的事。范宝盛说得很肯定，在下肯定结论的时候，他还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李婆姆，一个孤老婆子，靠卖酸嘢度日，他当时怎么就能为那一毛几分的利益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。他有些烦躁地对警察说，李婆姆你们排除吧，不可能是她。警察没说什么，只是在笔记本上记着。

第二个嫌疑人是补鞋匠方顺开。范宝盛说，我和这个外地人没打几回交道，最多只算面熟。警察说，你不是打过他吗？范宝盛说，打他，打过吗？范宝盛停下来想了几秒钟，拍拍脑袋说，对，是打过，这家伙有一次替我补一双皮鞋，我只穿了一天又开线了，你说气人不？我找到他，把鞋扔他脸上，他不服，我们就干了一仗。他那小身子，两下子就被我打趴在地。一个外地人，不老实地干活，还想怎么样？范宝盛说起揍人的事总有点小得意。警察说，嗯，你仔细想想，最近这一段时间他有没有在你家附近出现？我的意思是出现的次数有没有比以往多？范宝盛皱起眉头说，我

没注意，方顺开不可能干这事吧，我虽然和他打过架，后面还是找他补鞋，他一样给补，补得挺好，所以我都把打架的事给忘了。警察说，人家为了讨生活，表面上能对你怎样？范宝盛说，方顺开两口子租的是李婆姆的房子，我听李婆姆说，夫妻俩平时省吃俭用，成天就惦记着寄钱回家给上学的孩子和老人，从这一点看他应该是个老实本分的人。警察说，这个我们会进一步调查的。

第三个名字是柯双，良心杂货店的老板。看到这个名字范宝盛双手在脸上摩挲着，沉默了。警察说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听说你以前和柯双称兄道弟的，关系很铁，后来突然闹翻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范宝盛翻了一个白眼说，原因你们没打听出来？警察说，别人说是别人说的，我们想听听你是怎么说的。范宝盛说，说就说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！这柯双人是不错的，他第一个老婆病死后他一直单身，熬到前两年好不容易讨到现在这个老婆，娶上新媳妇可了不得了，成天像条狗样地守着。我是经常上他家去，不都喝酒猜拳去的吗？怎么就成勾引他老婆了？他还想跟我一决高下，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我们两个一架打下来，断交了。警察说，你和关丽真的没有什么关系？范宝盛说，妈的，我怎么可能和自己兄弟的女人搞一块去？关丽这女人我跟你们实话说，是有点风骚，也蛮漂亮，但我是有原则的人，我再好色也不会打她的主意。警察一直盯着范宝盛看，范宝盛声音大起来，你们不信？如果我说谎，那就让我阳痿。警察笑了，说，后来你和柯双一点交往也没有了？范宝盛说，没有了，见面也装看不见。

警察边记录边问，他儿子的智商听说比同龄的孩子低，你看他

会不会有什么妒忌或是报复的心理？范宝盛摆摆手说，柯双没有这个胆，我们的矛盾我们自个清楚，不会计较到孩子身上，你们就不要在柯双身上浪费时间了，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丧天良的事情。整条中山路上的人为什么喜欢上他家的杂货店买东西，就因为他这人做生意讲良心，哪怕是老人或不懂事的孩子去他店里，他都不会占别人半分便宜，完全对得起他的店名“良心”两个字。警察嗯嗯地点点头。

再往下是清真拉面馆的马甘白。范宝盛指着马甘白的名字说，他还对我有意见？你们看看——范宝盛咧开嘴，露出他的门牙，他指着上门牙说，我这颗门牙就是被马甘白打松的，医生说了，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得装假牙了。你们看，我比马甘白年轻，个头也不小，可打不过人家呀，有人说他练过，我看是真练过，我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打趴下了，没占一点便宜。范宝盛说起自己的失败经历好像没有什么羞耻感。警察说，以往都是你打赢别人，总要有有人比你强才合理啊！说说，你们为什么打架？范宝盛说，他店面的空调滴水到我这边，我上门跟他理论他根本不管，我知道他是看不惯我生意比他好，故意为难我。警察笑着说，我听说你把人家面馆的遮阳板给捅破了？范宝盛说，他空调漏水到我这边，我这样做才能扯平啊。警察说，你们有没有互相抢生意的情况？范宝盛摇摇头说，卖的是不同货色，没什么好抢的，客人也不可能一个品种吃到黑，总得换口味的不是？警察点了点头。

范宝盛又扫了一眼名单说，你们名单上怎么没有赵兵强呢？这家伙我也打过，还不止打一次，照理说他应该最恨我了。警察

说,我们调查过了,他前阵子欠了赌债,一直被人追讨,在你家孩子失踪前就跑出去躲了,到现在也没有回来。他老婆黄玉珠在电影院门口摆水果摊,人证多的是,没有作案时间。范宝盛说,这家伙就是欠揍,不把家败光不甘心!

警察翻看记事本说,从你家店面到李家的酸嘢摊,尽管只有几十米,但这经过的人家好像都与你有不和,我们的网拉得很大,你看还有美美发屋的小美,你有没有说过人家开的是鸡店,把人家姑娘气得不给你剃头了?范宝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,我是说得有点过分,可小美那妖精的做派,没办法不让人家想歪,她平时穿的衣服太省布料,跟没穿一个样,笑起来,那可了不得,街头街尾的猫和狗听了都叫唤。警察说,你这张嘴也够损的。

警察又翻了一页记事本说,还有卖宠物的何波,你嫌他那些东西脏臭,怕影响你的生意,你一直想办法把他赶出中山路,曾经还把一只死猫搁人家门店的招牌上头了……

范宝盛的脸像被揭了一层皮,泛红了,他盯着警察手中那本笔记本,心突然有些发慌,不知道那上面还记载了他多少罪状。他说,警察同志,说了一早上,根据你们的调查结果,我就是一个大坏蛋,对吧?这条街上很多人都讨厌我,对我有意见,所以就绑了我儿子,对吧?警察说,我们只是和你核实情况,了解分析,没有下结论。范宝盛的情绪有些失控了,他站起来说,你们调查的都基本属实,我是混蛋,我罪有应得!好吧,如果是他们绑了我儿子,只要人找得回来,我不怪他们,我认了。警察拍拍他的肩膀说,你坐下,坐下,别激动!这是个法制社会,天大的仇恨也不能干违法的事。

范宝盛说,那你们继续调查吧,我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了。警察说,行,今天就到这里,你要放宽心,凡事往好的方向想。范宝盛离开前,盯着警察说,你们觉得我是报应吗?警察也盯着他看,说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,又拍拍他的肩膀说,做好人心安。

做好人心安,做好人心安,范宝盛一直念着这么一句话,脑子像一锅煮沸的水,走在路上被风一吹他清醒了些,突然闪过一念,警察是从哪里将这些信息调查出来的?对了,一定是各家各户都为证清白,看到的都是别家与他的嫌隙,大家互相揭发出来的。他心里不禁涌上恨意,牙关咬紧了,没一个是好东西。再一转念,又气馁了,他都活到什么份上了?警察那厚厚的记事本记录的都是他的恶行吧,他恶人一个啊!这些年成家立业,钱赚了,活得挺自在,只要看不顺眼的,该打打,该骂骂,他哪管别人怎么看啊。现在,他臭得连块狗屎都不如了。

范宝盛回到中山路上,他看到许多人似乎都在背着他笑,他们一定很开心,他的儿子没有了,他遭报应了。也许就是这街上所有的人合谋将范虫儿绑架了,他脑袋嗡嗡地响,像住着一窝蜂,他想冲着人喊,你们冲着我来吧,放了我儿子!这句话像火燎过他的喉咙,他嚷不出来,却把他烧得心痛难忍,欲哭无泪。

他回到家,家里有好些人,李婆姆,美姑娘,柯双带着柯子,隔壁的马甘白,波仔等。你们来干什么?来看热闹吗?他没打招呼,走进卧房,把房门关了。他听到石水晶在外面跟人解释说,他心情不好,你们理解啊。

马甘白的嗓门最大,谁碰上这样的事都得急,你们放宽心,宝

盛老弟是个有福之人，这不过是个小劫，会过去的。

柯双说，是啊，弟妹，这种时候要静下心来才能有好主意，昨晚我想了一晚上，在这事情上你们别省钱，多花点钱悬赏线索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我这三万块钱算是帮你们打个寻人启事。石水晶说，我们怎么能要你的钱呢。柯双说，我和宝盛什么交情，范虫儿我一直当我儿子看的，收下！石水晶带着哭腔说，柯双哥，那谢谢你了，我先收下了。

李婆姆说，这几天我一直后悔为什么不给虫儿送一缸子青皮芒果呢，送了他就不用天天往我摊上跑，也不会出这事了。我今天带这坛青皮芒果，是用隔水坛收的，放得久，等虫儿回来随时都有得吃。

美姑娘说，水晶姐，虫儿是个鬼精灵，懂事得很，人家不容易拐带的，你们要放宽心，没准过两天就自己回来了。

玉珠说，水晶，我家老赵没啥本事，打听人却有一套，等他从外边回来，我让他找孩子去……

范宝盛在屋子里把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，眼泪悄悄流到嘴角，他舌头拐着舔舔，咸。外边这些人只不过是邻居街坊，他们凭什么对他这么好，就是为了让 he 愧疚吗？如果为这，恭喜你们，你们做到了，他愧疚死了，他恨不得能穿越回去，重新把他做过的混账事情一一更正，就像把风吹倒的树一棵棵扶起来。他平日里没想他们的的好处，他们像他店面门外摆放的那几盆花，可有可无，过季败了就重新换上几盆盛开艳丽的，就是不摆也不会影响生意。他的心思是赚客人的钱，所以他只对客人好。他赚钱是为日子过